

影视观察

让笔生出根

刘克邦

在之前，我只知道长篇小说《创业史》是一部反映乡土变迁、彰显时代奋斗精神的文学名著，对创作这部小说的作者知之甚少。一次偶然，在网络上搜索到一部电影，片名叫《柳青》，我看完之后，心里面像一汪平静的池水，蓦然间投入一石，泛起阵阵涟漪，久久难以平静。

这部片子，由田波导演，成泰燊主演，质朴、简约，且不失温度与厚重感。它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，也没有曲折复杂的矛盾，更没有花里胡哨的渲染，如实地呈现柳青创作这部名著的艰辛过程，展示了一位作家扎根土地、贴近人民的本色。

电影开头和结尾都出现一个画面：远处，山峦巍峨连绵，一轮红日冉冉升起，映红了整个大地。柳青拄着拐杖，与女儿伫立高处，凝望一位老农驾着牛车，在崎岖的山路上疾行，情不自禁地吟诵：“襟怀纳百川，志越万仞山。目极千年事，心地一平原。”壮丽的场景、动人的画面和抑扬有致的诗句，一下子就把观众的心弦紧紧扣住！

1952年，柳青本来在北京有安稳的工作、不错的待遇，可他为了了解实情，掌握第一手素材，毅然决然放弃了城市优渥的生活条件，带着家人拔开齐身高的白茅杂草，搬进了皇甫村的一座旧庙里居住。为了取得大伙的信任，他剃了光头，穿上对襟黑褂，戴上当地农民常戴的“瓜皮帽”，与乡亲们屈膝交谈、下地干活，搞互助组、合作社，帮助排忧解难，将自己彻底“蜕变”为一个地道的“泥腿子”。他一边参加劳动，体验生活，走进农民低矮、阴暗的旧屋子了解实情；一边埋头伏案，挑灯夜战，苦思冥想，将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现实搬到方格纸上。

他十分崇拜伟大作家托尔斯泰，将拜谒托翁墓地的相框摆在桌上，朝夕观瞻，三省自身，效仿托翁“一生追求平静的生活，晚年的时候，把所有的财产和作品版权全部捐献给了社会”，将辛苦创作获得的16000多元稿费分文未留，全部捐给公社建机械厂和医院，当村里拉电遇到困难时，又向出版社预支7000元稿费赞助，自己却与家人过着喝稀粥、啃粗粮的清苦日子。孩子们欢呼“有肉吃了”的落空，成了映照先生无私风骨、令人心酸的注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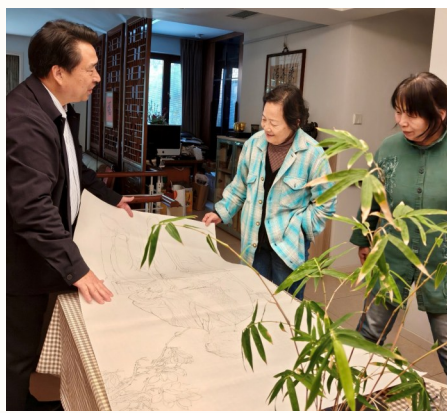
柳青难以想象，在创作《创业史》中，困难与阻力如此之大。各种矛盾冲突的频发，舆论的嘲讽，领导的责怪，妻子饱受委屈含泪离去，哮喘、痔疮、痢疾等疾病的轮番发作，像一座座沉重的大山接踵而来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但他坚定不移，毫不退缩，抱着“人这一辈子，不经过千锤百炼，就是一堆废铜烂铁”的信念，一遍又一遍，一稿又一稿，写了划，划了写，不满意的稿子干脆烧掉，推倒重来，誓言与过去的写作彻底告别。

柳青敬畏创作，对写作的较真，几乎到了不符常理、严苛极致的地步。为了写作，他在农村一待就是14年之久，《创业史》第一部就写了7年，可谓殚精竭虑，呕心沥血。他视创作如命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还在病榻上惦记着文稿的修改和下一部的继续。影片中，他发出“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，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，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”“我们做工作，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就可以了”的感叹，催人泪下，直抵人心，既是他发自肺腑的心声，也是他人生最真实的写照。

看了电影《柳青》，我真切地感受到，好的文学作品不是吹出来的，一定是扎进生活里，跟普通人待在一起，用心感受、体味，慢慢写出来的。时代不同了，期待好作品问世时的呼唤依旧。我们不一定都要像柳青一样，扎根农村，与农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十几年，但不管是写东西，还是做别的事情，都要踏实、真诚，贴近生活，敬畏真实，紧接地气。

胸中存大义，笔下有乾坤。柳青的一生告诉我们：伟大的作品，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；崇高的人生，不是追逐名利的浮华表象。他以笔为犁，在文学的土地上深耕不辍；以心为种，在人民的心中生根发芽。

我要为《柳青》这部电影叫好、点赞！因为它不仅记载了长篇小说《创业史》诞生的坎坷历程，反映了产生杰出作品的不易，更是对一位人民作家的深情致敬，一次灵魂的洗礼与精神的召唤。



4月13日，周令钊先生女儿、清华美院教授周容（中）审看曾庆龙（左）创作的《周令钊先生》线稿。 通讯员 摄

浇花，陪他走进画室落笔生花，踏过岁月风雨，藏着他朴素本真的一生。此为四易其稿，变的是认知，从“形似”到“神似”的跨越。

四易其稿后，我仍觉小幅画作难承其风骨与精神。我索性将画幅扩至六尺宣纸，高180厘米、宽97厘米，近乎与真人等大。唯有这般尺寸，才能让观者站在画前，如与先生面对面，感受他的温润赤诚。此为五易其稿，变的是尺度，从“表现”到“致敬”的升华。

最终的画面里，先生拄杖端坐于带有湖南老家韵味的宽大木椅上——木椅结实厚重，隐喻他艺术的人民性根基，藏着故土眷恋；身着白衬衫，外穿深蓝马甲，白似清泉，映其高洁无瑕；深米黄色长裤，是对他1938年投身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那段岁月的无声回望；脚上软底便鞋，朴素无华，却充满力量。

画面右上方，一枝玉兰绽放。玉兰迎春而开，不待绿叶、独自芬芳，是高洁君子的象征。它是报春之花，如先生的画笔，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，以富有时代感视觉为民族绘就新生；它是初心之花，开得清白、落得从容，恰如先生一生，以笔为刃、以心为炬，坚守赤诚、步履不停。

画至中途，周容教授与几位朋友先后到创作现场，站在画前久久凝望。

五易其稿，终成《周令钊先生》。他为共和国造型，我为他造像；他用笔墨定格时代，我用丹青铭记风骨。

纸本之上，先生笑意依旧，目光从容温润。恍惚间，似能听见他的声音，看见阳光穿过玉兰青枝落在他肩头，他笑着起身，欣然走向自家小花园，一如往日那般，对世间美好满怀热忱……

新生；31岁至60岁，主导人民币设计，在方寸之间融汇民族美学……这些时刻，他是国家意志的视觉转译者，身上承载的是“功能性”的荣光，却少了几分本真的松弛。

而80岁的先生，早已完成了从“国家美术工作者”到“美学符号本身”的蜕变。褪去奔波，却未熄灭创作激情；历经风雨，愈发温润从容。这一年，中国人民银行授予他“人民币设计突出贡献奖”——一句迟到却厚重的“谢谢您”，为他大半生的坚守留下绵长的余韵。

80岁，是回望来路的从容，也是奔赴热爱的赤诚。他从战火中走来，打磨独树一帜的“周家样”，晚年豪迈坦言“我才92岁，来日方长”。这份从容，源于半个多世纪的积淀与坚守，源于历经沧桑却不改的纯粹真情。

我找了能够找到的先生所有影像资料，终于在他一张80岁的半身照中，找到了心中的答案：头微微上扬，面带笑意，目光里有清澈的豁达和从容，有坚守初心的笃定，更有不事张扬的温润。那一刻我懂得，80岁的他，活成了美的本身——如岁月长河行至开阔处，两岸清朗，水流从容，不疾不徐，却蕴含力量。这，便是我要定格的瞬间。

五易其稿，以笔为敬

第一稿，我急于展现先生成就，绘成全身像，背景塞满画像、人民币、勋章、国徽、团旗等。朋友与先生家人反馈：太满、太乱。我猛然醒悟，肖像的意义不是陈列履历，而是传递灵魂。敢于留白，方能靠近本质。此为二易其稿，变的是心境。

第二稿删繁就简，绘成四尺宣纸半身像。铅笔稿发给中央美院一位我敬重的老师，他直言：“周令钊先生是个完人，还是画全身像为好。”我想起侯一民先生的评价：“在中国，没有哪一位艺术家像周令钊先生那样，把战争洗礼与艺术创造结合得如此完美……”半身可画人，难画山；可描形，难传魂。此为三易其稿，变的是认知。

第三稿决意画全身，可手头只有先生半身照。艺术非凭空想象，我郑重其事地请好友穿上我的皮鞋充当模特——此法虽显笨拙，却藏着对先生的敬畏与赤诚。此为三易其稿，变的是态度。

2026年4月，我带着第三稿拜访先生女儿、清华美院周容教授。她见画稿满心欣慰，只提了个细微意见：“鞋子不对，爸爸穿鞋便软底皮鞋”，还拿出了先生生前穿过的两双鞋给我看。回家即刻修改，将硬朗皮鞋换成先生日常的软底便鞋。仅这一处细节，画面便多了几分亲切——这双鞋，陪他在小花园散步

他以一生为笔，以赤诚为墨，在新中国的视觉史上镌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。他默默奉献，却用作品照亮家国，用坚守诠释担当——周令钊，新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设计者，将个人艺术生命与国家、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一代大师。

为周令钊先生造像，不是一时兴起的冲动，而是一场跨越40余载的情愫沉淀，一次与亦师、亦友、亦人生楷模的深情对话。

笔底存敬意，画中寄初心

2019年4月，我的作品《亲历中国100年——周令钊传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；同年7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0频道《读书》栏目以5集篇幅播发专题；我应邀到各地作了十多场专题报告，社会反响强烈。

2023年1月3日，先生在北京溘然长逝，享年104岁。送别先生那天，风过无痕，我忽惊觉：自1981年与先生初见，我们已交往40多个春秋。

先生是新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设计者。他与夫人陈若菊绘制了开国大典时悬挂于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像；参与国徽、政协徽章、少先队队旗设计；主笔设计共青团团旗、八一勋章、独立自主勋章、解放勋章等；整体设计第二、三、四套人民币；担任1950年至1967年天安门广场国庆游行、阅兵盛大活动的仪仗队、文艺大军的总体美术设计；担纲第一、二、三届全国运动会团体操背景及深圳“锦绣中华”“中国民俗文化村”总体艺术设计；任新中国第一任邮票设计顾问；参与人民大会堂、民族文化宫、毛主席纪念堂等艺术设计。他以独具匠心的艺术表现形式，设计了崭新的中国形象，表现了民族荣光，反映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风貌。

先生的众多作品以国家名义发布，但他大德高风，淡泊名利，从不张扬。先生已去，为他画一幅像，让他回到眼前，成为我的心愿。

以从容写永恒，以风骨映初心

为先生画像，首要的命题是：哪一个瞬间，最能承载他的精神内核？公众人物艺术肖像的塑造，不是年龄的折中，也不是成就的堆砌，而是要捕捉生命精神与时代记忆的共振点——那是一个个人最“是自己”的时刻，是褪去功利，回归本真的从容维度。

先生的一生，每个阶段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：19岁，在战火硝烟中绘制抗日宣传画，以笔墨为武器；30岁，受命绘制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，用热忱定格一个民族的

艺苑杂谈

为周令钊造像

曾庆龙



《周令钊先生》纸本设色 180cm x 97cm 2026年

曾庆龙

戏连台

长沙如何“有戏”

易鹰

长沙，这座历经三千年而城名、城址不变的楚汉名城，从不缺少有戏的故事，更不缺少看戏的观众以及爱戏的眼睛和懂戏的心灵。从马王堆汉墓里沉睡的帛书，到贾谊故居中传世的策论；从铜官窑上釉下彩绘的市井百态，到火宫殿里戏曲的声声入耳，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叙事的渴望，每一缕烟火都升腾着戏剧的基因。因此，《有戏》诞生于长沙，懂得何为“好戏”，更懂得何为“有戏”。

然而，一个有戏的故事，从落笔到登台，究竟要走多远的路？这条路，可能远比想象中更为漫长而曲折。《有戏》的创刊，正是要为这条路上的跋涉者点亮一盏灯，打通剧本与舞台之间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让文字的力量转化为舞台的张力，让创作者的心血化作观众的

共鸣。让年轻的笔听见掌声，让坚持的路通向光明。

剧本是一剧之本，承载着戏剧的灵魂与骨架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一个好的剧本，既要经得起案头的细读，更要耐得住舞台的检验；既要扎根于生活的沃土，又要翱翔于艺术的苍穹。《有戏》作为长沙精心打造的戏剧类专业刊物，立足长沙、辐射全省、面向全国，既做戏剧文化的“记录者”，更做戏剧创作的“推动者”、艺术人才的“培育者”、舞台实践的“赋能者”。搭建这个平台，是要构建一个开放、专业、温暖的创作共同体，让每一份创作热忱都能被看见，每一部优秀作品都能有回响。在这里，资深编剧可以将创作心得薪

火相传，青年创作者能够把探索锐气尽情展露；在这里，文艺院团的实际需求与创作者的艺术追求可以坦诚对话，市场的反馈与学术的审视能够良性互动；在这里，传统戏曲的守正创新与实验戏剧的先锋探索相互激荡，本土故事的深度挖掘与热点话题的艺术表达并驾齐驱。

长沙有戏，剧目有本。这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套完整的行动方案。第一，让剧本“亮相”。每一期《有戏》都将精选剧本发表，让优秀剧本走进文艺院团、艺术院校、演艺新空间、文化公司，抵达更多伯乐心中。第二，让舞台“开门”。发表的剧本将纳入长沙优秀剧本库，定向推荐至演出机构，助力剧团通过剧本发掘人才、洽谈版权，实现创作者与院团的双向奔赴。第三，

让创作“孵化”。择优挑选具有潜力的作品进行跟踪培育，邀请业内专家、剧团负责人、演艺运营者现场观摩，推荐剧团签约立体本，推动剧本正式打磨并公演。第四，让人才“破土”。搭建剧本研讨平台，邀请导演、演员、舞美设计等多方力量前置介入创作环节，通过丰富的资源、专业的指导和持续的机会，帮助青年创作者成长。第五，让生态“成林”。以《有戏》为纽带，串联起一个持续生长的文化生态系统，形成剧本供给、舞台呈现、市场反馈与再创作的良性循环，推动剧本版权交易、IP转化、跨界合作等。

《有戏》，是长沙这座城市对戏剧的诚意，更是长沙培育文艺人才、推出优秀作品、打造文化品牌的重要举措。

效的方式。

创业姐妹，情暖烟火人生

《我的山与海》在人物塑造上，以三姐妹纯粹深厚的友谊，绘出了治愈的女性群像。同时，对女性成长的刻画，也显得格外真诚厚重，彰显女性的独立与柔韧，把闺蜜间的羁绊与救赎拍得细腻动人、真实可触。

剧中方婉之、李娟、郝倩倩三个女人，出身不同、性格迥异、际遇有别，每个人都带着原生家庭的伤痕，带着命运给予的缺憾。方婉之的聪慧隐忍、心怀大爱，是三姐妹的主心骨；李娟直率果敢、重情重义，是方婉之最坚实的后盾；郝倩倩敏感现实、叛逆不羁，同样是团队不可或缺的力量。三个平凡女子，在远离故土的他乡、在时代发展的浪潮里，跌跌撞撞，却始终没有放弃彼此；她们相互扶持、互相慰藉、彼此照亮，一步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强者，完成了从“被动承命”到“主动立命”的蜕变。这种人物叙事不仅丰富了剧情，更证明了优质剧集不必依赖尖锐的矛盾制造看点，真诚的情感联结同样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，同时传递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。

荧屏看点

山是来处 海是征途

烟雨秦楼

电视剧《我的山与海》改编自梁晓声长篇小说《我和我的命》。剧集讲述了来自西南山区女孩方婉之，遭遇感情和家庭变故，20岁便从大学退学，辗转来到深圳，结识了李娟、郝倩倩。三个人抱团取暖，经风雨，最终在深圳站稳了脚跟的故事。

山海交织，绘就奋斗长卷

《我的山与海》采用了“山—海—归”三段式叙事结构，以西南山区“神仙顶”为起点，以深圳南海为舞台，到女主角成名后就后回归故乡，完成了“从山到海，再从海到山”的人生闭环。这种结构不仅符合人物成长轨迹，更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时代脉搏。

山，是生命之根，是人生底色，是山野滋养出来的质朴本分。方婉之从大山深处走来，那片厚重的土地既赋予她谦逊自律的品格，也赋予她吃苦耐劳的秉性，更赋予她无论遭遇多少风雨，都能牢牢扎根、拼命生长的韧劲。

而海，则是需要丈量的人生之路，是梦寐以求的诗与远方，是挣脱原生枷锁后的浩瀚无涯。那片海，既是深圳城市的具象化，亦是人物命运的试炼场。正是因为海的磨砺，方婉之褪去



《我的山与海》海报。

了青涩莽撞，变得成熟稳重，从底层的打工妹，逆袭为成功的企业家。可以说，山与海两个意象的碰撞，是坚守本心与勇敢突围的共生共舞。

逆境破茧，诠释生命真谛

从“山”与“海”所象征的外部世界的冲突